



## 初学者

■楚夏（江西）

雨一点点砸破冬日  
阳光顺着裂缝潜入  
绿了无垠的田野

这个季节

由内而外爆发、蔓延  
它从一株草流到一朵花  
再从树冠探出头  
路过的地方都换了新装

水墨画似的天空

多了一抹绿  
多了一点红  
颜料滴落大地  
黄泥巴上就晕开一圈彩  
原来，春还是一个初学者

## 小镇的月亮

■楚小韩（云南）

那时，我刚刚远道而来  
那时，你的小镇，一轮明月正高悬

银辉普照大地，雪一样白  
及至我一路向北，依然没有融化  
回到昆明后，我的额头上，又长了许多白发

## 在茶社

■常宝平（河南）

窗外雨意嵌顿，室内茶香缭绕  
一捏树叶从滚水中醒来  
返回生命原初

他坐在木质的茶台旁，一杯一杯续水

淡了，换新的  
若有所思，若无所思  
做工精细与粗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棵树  
质地贵贱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棵树  
如果没有茶台，他不会坐在这里喝茶  
如果它是一棵树，可能是茶树

茶也是可以喝醉的。他看见一棵树忽地长起来  
绿色的，不用烘焙  
他一边采茶，一边喝茶

## 在海上读书

■管立人（浙江）

岸早已消逝  
市井的喧嚣已退到世界的背后

海浪冲刷着天空  
也冲刷着我旅途的疲惫  
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上航行  
书籍是我的灯塔

海明威出现了  
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伟岸的岛屿  
茨威格从大西洋走来  
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潮汐的呼唤  
马克·吐温过得好吗  
他是否还在频频挥动领航的旗帜

在海上旅行，我变得富有  
当海浪呈现金黄色时  
我已拥有成千上万吨阳光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

叶桂秀 郭园金 松王晓军  
莫喜生 胡全旺 冯开俊 王建成

# 小小向日葵

■燕芪（广东）

吗？还是也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？

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我慢慢长长的发，说，“等你长大了也是要离开。”同屋的少年听见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“穿着红嫁衣当新娘嫁走啦。”我恼羞成怒，“多嘴，谁和你说话。”觉得他和那新捕的蝉一样聒噪。

我长大好久了，也离开好久了。我常常梦见那古色古香的围龙屋，梦见天井上方那片蓝得透明的天空，梦见燕子在青瓦上呢喃。却再也遇不到那个蝉鸣的夏天，还有和蝉鸣一样欢喜的少年。

我已成家，为了一个陌生的姓氏隐藏了做女儿的任性，每天沉浸在生活琐碎里鸡飞狗跳。女儿快五岁了，上蹿下跳调皮捣蛋常常摆个孙悟空的造型像个猴儿。我极力地想把她培养成静雅的小淑女，给她穿素色长裙扎丸子头再给她一个藤篮送她到花下拾花瓣，日子便多了许多诗意。

我有时候真想带她去看老屋，看看那古老幽暗的天井，里头长着一株开花的树。我心底奢望那是一株桃，花是女儿喜欢的粉，花开一树，花落随风。我的小女孩踏着细细的步伐，一片片将花瓣放进篮子里，安静淡然，美好得如同虚幻的场景。

诶，你说，花开到几时我们就看到几时，好吗？

女儿提着小篮子像小兔四处蹦跳，没有逛进老屋，也没有逗留在花下。她飞跑在荒草地里，一会追蝴蝶，一会采花。她的小篮子装了满满黄色的野菊花。叫我用手机扫一下是什么花，我告诉她那是野菊花。她说是向日葵，手机搞错了。劝说了几回，她执拗地说是向日葵。那随她吧，都是极其美好的东西，即使混淆也尽可原谅。

某日下班，地铁口有小姑娘卖花。我看看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搭配几株小菊花，颜色鲜亮温暖，很是治愈。还在我家门口我就喊着女儿的小名，告诉

她妈妈买了向日葵送她，她跑来开门，欣喜地和我说：“谢谢妈妈。”像个大人抱着花束插入花瓶，再倒入清水。我告诉她大朵的才是向日葵，这小小的是菊花。它们是不一样的，记住了吗？

“那它们没事干嘛长那么像呢？”女儿认真看了看，恍然大悟：“哇，我知道了，菊花就是小小向日葵，是向日葵妈妈的宝贝，我是妈妈的宝贝。”她的话让我很动容，我开始相信她是对的，错的人是我自己。

那天夜里是有雨的，滴滴答答敲响门窗，虽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清脆，也觉恬静得可人，很适合卧眠听雨。我想起老屋和那场只途经我的雨，想起那些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的人。原来，我们都是——一株小小向日葵。

是的，你知道的。向日葵的花语是：“追随幸福”。



日暖水流金 摄影 | 肖明（安徽）

# 发小二雷

■齐大志（北京）

你门口翻个儿了。”

村街铺设的污水管道刚填完新土，地软乎乎的。二雷的后车轱辘，一个轧在街边的水泥路，一个陷入街中央的囊土里，车身失衡引发侧翻。

我帮二雷扶起车，想把车头扭正，不小心触碰到车的动力把，车头蹭地撞到菜园的铁丝围栏。我的右手划出了血。感觉没有伤筋动骨，我用左手捂住伤口，没吱声。

二雷从车后绕到车头，也不知道他看没看见我受伤。总之，他一句客气话都没说，骑上车就走了。

我心说，好发小的关系一点儿不假。但，就冲我上赶着的一阵忙碌，也该说句暖心话啊。这人之常情的事，我却没等来。

看着二雷的背影，我不免有些郁闷。工夫不大，我听到吱嘎一声，见二雷下车了，急

雨季不下雨，黄土地干裂的口子，让人想起嗷嗷待哺的黄嘴燕雀。

“管子怕轧吗？”  
“不怕，熟塑料的。”我正在浇菜，看见一个戴墨镜的人，骑着电动三轮车，停在我家门口，等待放行指令。我补充一句：“让开墙根儿过，别把水管接口轧坏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声闷响，接着就是哗哗的流水声。循声跑出菜园，我看到三轮车侧翻，骑车人正挣扎着从驾驶室往外爬，墨镜被甩出老远。

“二雷，是你？多年没见，发小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我帮着二雷脱身。

“你不记得我，我可忘不了你。”二雷龇牙咧嘴地斜我一眼。

“伤着没？”  
“没事。本想拉一罐水去浇菜，没想到这车……偏偏在

一响，就像天空打了两个响雷，两个响雷，不就是二雷嘛。所以，往后咱就叫他‘二雷’吧！”

二雷听了，没说啥，只是嘿嘿笑。打那儿，“二雷”这个外号就在课堂外叫开了。上中学时候，二雷自己曾改过几次名，仅我记住的，就有“雷庆轩”“雷庆余”。而且，他把名字改过来，相隔时日不多，往往又改回去，弄得老师也不知道咋称呼他好了。

我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，偶尔回故里小住几日，也没跟二雷见过面。只听说他在外面打短工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至于“雷庆德”这名字是啥时候定下来的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带着手伤继续浇菜的时候，我反思：就算我没有一丝调侃二雷的本意，可将眼下已经六十岁的雷庆德还叫“二雷”，确实不妥。雷庆德比我小两个月，在村里同辈分，甭管他现在到底叫啥名，我起码可以称呼他“老雷”“雷弟”“老弟”。正想着，听到啞当一声，接着就是带着伤感的自我埋怨：“我咋这么没记性呀，不到半个钟头，就在一个地方摔俩跟头。老了、真是老糊涂……”

我跑出菜园，踩进泥坑，边扶庆德，边喊“老弟”。

庆德两手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爽声答应。泥水把我俩融在一起。

站稳身子，庆德像是想起了啥，赶紧打开车座厢，从里面掏出个塑料包，递到我眼前：“刚从卫生所给你拿的外伤药……”

我眼圈儿发热，一时无语。  
“眼下，我想求老哥一件事。”庆德的表情很是真诚，“往后，你还是叫我二雷吧！”